花潮

秦腔里的乡愁

王永德

第二届秦腔名家昆明演唱会的消息，如同一把钥匙，轻轻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我怀揣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期待，踏入演出场馆。

熟悉的锣鼓胡琴之声响起，童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这声音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此刻的我与几十年前故乡的戏台以及戏台之上的秦腔紧紧相连。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校门外有个戏台。那戏台曾是关爷庙的一部分，后来学校改扩建，戏场被占用了大半，戏台却得以保留，成了大靖中心小学独特的景致。那时候，秦腔演出就像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人们。我跟着同村的伙伴们，像一群欢快的麻雀，蹦蹦跳跳地去看热闹。

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舞台上突然走出一个手提“鱼”的人，他边走边扯着嗓子吆喝：“卖娃娃鱼了——”那夸张的语调，滑稽的动作，诙谐的表情，瞬间逗得现场观众哄堂大笑。笑声如同夏日里的惊雷，在戏台上空久久回荡。那次看戏，我只记住了那句台词，后来的一段时间，我经常模仿：“卖娃娃鱼了——”小伙伴们听了，都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后来才得知那个演员是我们村的秦腔戏迷和发烧友，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在戏台上饰演一个角色，过一把戏瘾。

又过了两三年，也就是1985年左右，镇上成立了秦腔团，戏园设在南街，人们都亲切地称它为戏园子。团长姓孟，副团长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我们村的人。戏园子出了个秦腔名角吴艺柱，唱腔地道，技艺精湛，名气非常大。有段日子，戏园子每天都有演出，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观看，每人只需交8分钱。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8分钱就像一把开启欢乐世界的钥匙。看过两场戏，剧名、演员、情节我一概不知，只对台上演员翻跟斗和打斗场面感兴趣。看着他们像轻盈的燕子一样，在空中翻飞、腾跃，一气呵成，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里暗想要是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

每到傍晚，大靖街中心的财神阁上，大喇叭准时响起。播放新闻之后，秦腔便冲破暮色，响彻四街八巷。那时，这独特的旋律是街头巷尾的时尚和潮流，让平时忙碌的乡亲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劳累，都紧跟着剧情，一会哈哈大笑，一会唏嘘感叹，一会愤懑不平。如今回忆起来，满是岁月沉淀的温暖与眷恋。

我的同桌胥同学，大我两岁，是个秦腔迷，常常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模仿唱戏。他的动作、表情、唱腔和节奏都有模有样。一次，我俩逃课到戏园子去偷学，我们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躲在角落里，眼睛紧紧盯着台上的演员，模仿着他们上场的姿势、手形和步伐。正当我们学得如痴如醉的时候，被一位老者发现了。他一脸严肃地批评我们不好好上学，随后把我们赶出了戏园子。那一刻，我们像两只受惊的小兔子，灰溜溜地跑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镇上新盖了文化站，文化站在农贸市场的最东端，里面有个大舞台。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文化站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来自西安、兰州、天水、武威和古浪的剧团纷纷前来演出，剧目丰富多样，剧情精彩纷呈，名家群星璀璨。有《三娘教子》《白蛇传》《三滴血》《长坂坡》《斩单童》《火焰驹》等名曲名段。每当演出时，大喇叭的声音响彻云霄，文化站里人山人海。老年人坐着小凳子，拢着袖筒，伸直脖子，时而跺着脚，时而眯着眼睛，沉浸在戏中；孩子们则在一旁嬉笑打闹，相互追逐，为这热闹的场景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

有一年腊月，镇上开交流会，请来武威的秦剧团演出。门票是5角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有人便动起了歪脑筋，想从戏台后侧翻墙进去。有个小伙子自以为身手敏捷，结果不小心掉入了演员的更衣室。更衣室里演员们正忙着换装，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大家都吓了一大跳，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乱揍。那小伙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最后被赶了出来。这件事成了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大家每次提起来，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守门人不注意，泥鳅一样钻进用帆布和苇席围起来的后台。那里是另一个神奇的世界：刀枪剑戟靠在墙上，冰冷的刃口闪着幽光；各色袍服堆在箱笼上，层层叠叠，丝线在昏暗中发亮；最让我们挪不开眼的是那一排排挂在横杆上的“盔头”——皇冠、状元帽、乌纱帽、将军盔，盔头缀着艳丽的珠子和各色绒球，虽然陈旧，却依然华美得让我们屏住呼吸。

我们不敢碰，只敢仰着头看。管理箱柜的爷爷心情好时，会拿起一顶“额子”（一种简单的盔头），扣在某个胆大孩子的头上。那一瞬间，这孩子立刻就成了我们羡慕的王。

有一次我斗胆摸了一顶黑色相貂（宰相帽），冰凉的触感，两边长长的“帽翅”微微颤动。管箱爷爷看见了，并没骂我，只是叹了口气：“轻点摸，这东西老了，比你们爷爷的岁数都大。”

后来戏散了，人去台空。我们爬上光秃秃的土戏台，学着戏里的样子，比比划划，胡乱吼叫。没有盔头，我们就用柳条编个圈戴在头上；没有水袖，就把妈妈的旧枕巾塞在袖口。我们扮演着刚刚看过的生丑净旦和忠奸善恶，在尘土飞扬的戏台上闪转腾挪、追逐奔跑，仿佛自己也成了那宏大故事里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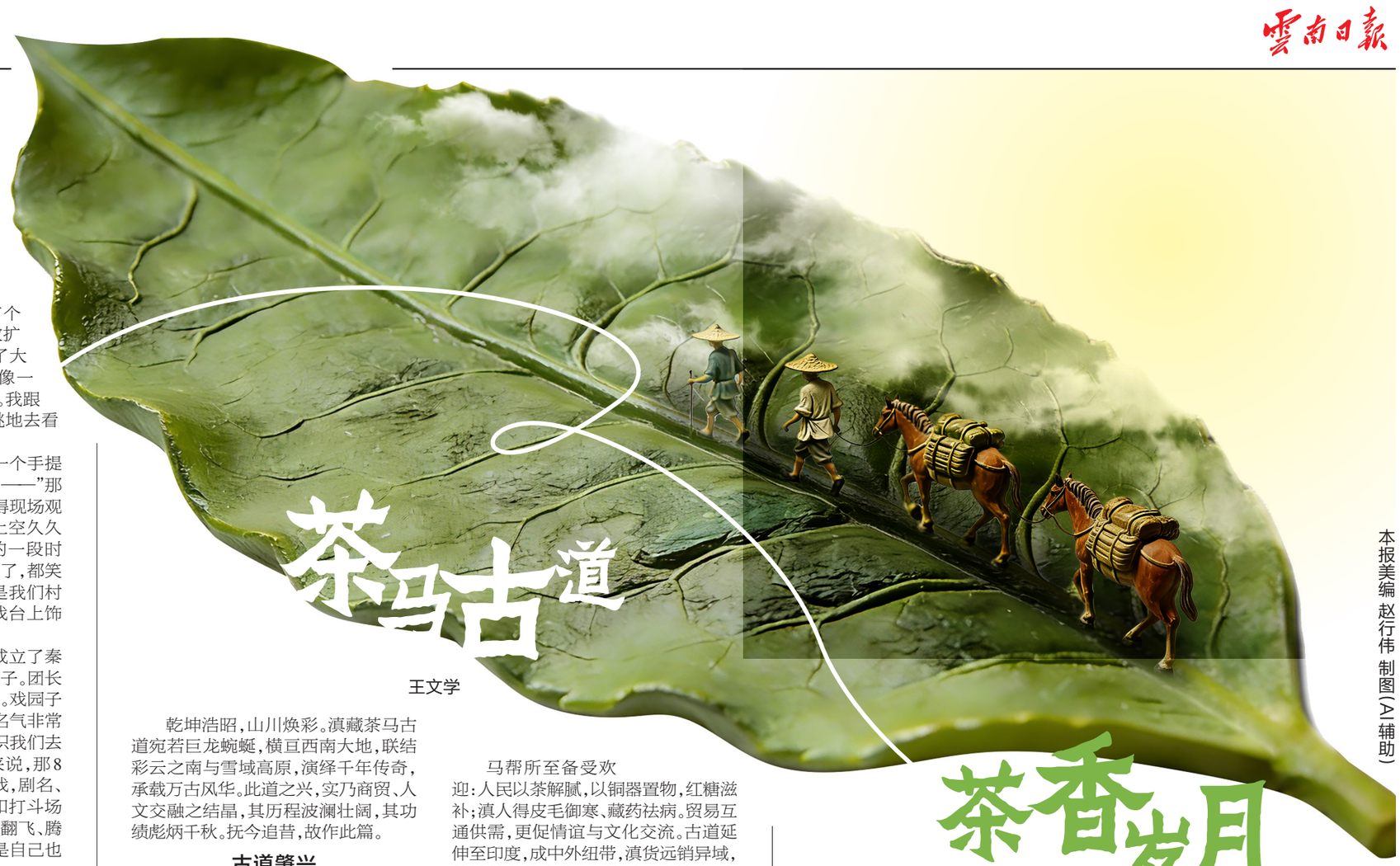
这两年，甘肃会宁的秦腔演员安万以字正腔圆、嗓音宽厚和富有情感的艺术表演，让秦腔再次焕发出新的魅力。安万的秦腔大合唱，不仅是一场剧情的演绎，更是一次次情感的爆发。民间文化的传承，让古老的秦腔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安万秦腔艺术的精彩表演，像一缕春风，吹进了人们的心田，像一泓甘露，沁入人们的心坎，让更多的人爱上秦腔，喜欢秦腔。

在昆明的老乡每次聚会，酒酣兴起时，几个戏迷就要站起来吼上几句秦腔。老陈自告奋勇唱他的拿手戏《三滴血》，起初声音洪亮似洪钟，高音处却渐显吃力，脸涨得通红，汗珠滚落，但仍引脖伸颈，咬牙坚持。一曲终了，掌声雷动，他憨笑：“唱一段秦腔，就像回了一趟老家。”

如今，我已在昆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异地他乡，秦腔就像一根红线，将我与故乡紧紧相连。那晚，坐在云南大剧院这个现代化的演出场馆里，看着台上那些秦腔名家的精彩表演，我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戏台前。那些熟悉的唱腔，精彩的表演，热闹的场景，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前觉得秦腔与我无关，现在却在这咿咿呀呀的旋律中，找到了乡愁的慰藉。这种从“听不懂”到“被触动”的变化，其实就是“质疑，理解，成为”的过程。随着经历的增加，见识的增长，我更能理解戏中浓缩的百味人生。传统的“新国潮”表达，也让我眼前一亮，让我看到古老秦腔在新时代的无限可能。

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写道：“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出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秦腔，是我岁月深处的乡音回荡，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熟悉的旋律，都会永远在我心中回荡，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本报美编 赵行伟 制图（AI辅助）

茶马古道 茶香岁月

王文学 涛声

乾坤浩昭，山川焕彩。滇藏茶马古道宛若巨龙蜿蜒，横亘西南大地，联结彩云之南与雪域高原，演绎千年传奇，承载万古风华。此道之兴，实乃商贸、人文交融之结晶，其历程波澜壮阔，其功绩彪炳千秋。抚今追昔，故作此篇。

古道肇兴

茶马古道兴于唐宋。彼时中原与边疆阻隔重重，然商贸之愿如地火潜行，终寻隙而出。滇地物产丰饶，尤以茶叶、红糖、铜器为盛；山区高寒广袤，皮毛皮革、藏医藏药独具特色。两地物产互补，催生茶马互市雏形渐显。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东扩，于金沙江架设铁桥，打通滇藏之通道，茶马贸易迎来新机。丽江处“三江并流”区域，为滇川藏交通要冲，多民族交融之地，以独特区位，发挥中转作用，功绩卓然。

云南境内峰峦叠嶂，江河纵横。先民不畏辛劳，披荆斩棘启山林。初以步担肩负，行于山间小径；后马帮兴起，以耐力与承载之优，成运输主力。滇西先民长居横断山区，适应高海拔且具赶马经验。艰苦生存催生发展之志，造就滇西马帮坚韧耐劳之品质。赶马为生存的滇西民众，与古道结缘，意志弥坚，开启纪元。

发展鼎盛

明清两朝，古道达于鼎盛。普洱、临沧等地茶山连绵，滇茶香飘万里；玉溪、昆明汇聚茶叶，包装成品；楚雄、大理厉兵秣马，筹谋出行。赶马人深谙地理气候，驾驭骡马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明代丽江木府土司振兴，促商贸频繁。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于北胜州（今永胜）设茶马互市，以藏马易滇茶；后设普洱府，推茶引制，置攸乐同知监管古六大茶山，保障滇茶生产。边贸及贡茶营务催熟普洱茶标准化制作，殊不简单。

横断山脉巍峨，三江奔腾，马帮不畏险阻翻山越江。休憩时生火造饭，马帮菜集各处特色：昆明卤味、玉溪腌菜、大理酸鱼、普洱竹筒饭、丽江腊排骨与粑粑，皆为旅途珍馐，篝火旁共享，解饥消困，同展欢颜。

马帮所至备受欢迎：人民以茶解腻，以铜器置物，红糖滋补；滇人得皮毛御寒、藏药祛病。贸易互通供需，更促情谊与文化交流。古道延伸至印度，成中外纽带，滇货远销异域，外域特色传入华夏。彼时马店林立，商贾云集，经济蓬勃，文化纷繁。

抗战功勋

抗战烽火，沿海口岸沦陷，国际援华通道受阻，茶马古道成物资运输关键，如坚韧血管为民族图存注入活力，保家国安。

滇民众志成城：滇南茶区日夜制茶，换外汇购抗战辎重；马锅头踊跃组马帮，驮运枪支弹药、医药与通讯器材，不顾安危；滇西商号积极投身，“仁和昌”“达记”“裕春和”等30余家商号拥骡马千匹，鹤庆、喜洲、腾越马帮等亦在此设号组队。古道带动丽江多业繁荣，马店、旅店达20余家，马帮用品作坊雨后春笋般涌现，马料集市兴起，古城商户千余家，热闹非凡。

茫茫古道，赶马人风餐露宿、不顾伤病，无数骡马倒毙途中，人民倾其所有助力马帮。滇地民众信念如磐、携手并肩，完胜重任，为抗战胜利立不朽功勋，万代颂传。

文化传承

茶马古道亦为民族走廊，诸多文化于此交融生彩。赶马歌谣回荡山谷，述风土与旅途之感；马店见证马帮与村寨交流，成为文化融合印证，滇藏沿途形成独特文化景观。

纳西东巴文化之象形文字、古老经书，借古道传播；白族建筑艺术、民间工艺在交流中传承发展；各族文化习俗为滇人吸纳，视野宽泛。丽江古城兴盛于商，被誉为“活着”之重镇，今仍续古道根脉。古城建筑融汉、白、藏技艺：木府斗拱显汉家工艺，门窗雕花现纳西手艺，更含人民匠艺，荟萃交融，光彩津梁。

岁月流转，古道历经沧桑，然其承载之精神不灭：赶马人不畏艰难、勇于开拓之风骨，激励后人奋发；团结互助之传统，成民族凝聚象征。古道历史与先辈功绩，载入史册，情韵绵长。

古色古香的茶桌后，茶艺师在典雅舒缓的琴瑟声中，轻柔优美地摆弄着茶具。叮咚琴声里流淌着高山与流水，桌前的客人被袅袅茶雾笼罩。嗅茶、品茶，称赞的惊喜声也为这场高山流水环绕的茶会带来了人间的回响。

“老山茶”自然承受得起这样称赞的。

近些年，老山茶逐渐在名茶交替的茶叶市场中崭露头角，喝过的人无不称赞：“喝老山茶，品英雄气，传承老山精神！”

追根溯源，老山茶的起势，得提到司凯。读小学时，司凯在电视里知晓了在云南边疆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心里悄悄生根发芽。后来，司凯勇闯上海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拼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事业有成后，司凯拿出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公益事业，回报社会。每年，司凯都要抽出时间到老山去。每次登上老山主峰，山野间的故事回荡心间，也呼唤着他要为老山的人民做些什么的初心。

怎样实现初心呢？经过实地考察走访，司凯了解到这片土地古老神奇，美丽富饶，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古树茶——麻栗坡老山茶。抬眼看茶林，郁郁葱葱一片翠绿；定睛一看，每片茶叶翠绿中点缀着鹅黄，展示着茶树旺盛的生命力。如今，青山有幸，茶树依旧年年冒出新绿。

众所周知，在云南提起茶叶，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冰岛”“昔归”“老班章”等知名品牌，然而，“养在深闺”的老山茶却不为人知，但司凯却深知老山茶的魅力。“云雾山中出名茶”“好茶长在古树上”。据考证，老山茶生长于北纬23°、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黄金地带。这一纬度生长的茶叶，品质优，口感好。而老山茶所在的纬度，正好和老班章所在的纬度一致。

老山茶的种植从唐代起源，发展到如今，气象更新。目前老山茶已注册古树两万多棵，户籍茶农37户。茶叶实地采摘，原汁原味，保质保量的原生态。原始的制茶流程，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碰撞之下，提升了工艺流程的深度和精度，打造成新的老山古树茶。老山古树茶醇厚、浓郁、苦涩、香辣兼具，混合成独特的口感和嗅感，每每品鉴，清亮的茶汤中总会映照出岁月的光辉，堪称茶色、茶香、茶味一体，令人眷念神往。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司凯又在思考，怎样将这独特、精致的老山茶打造成老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发展？怎样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上走出去，为当地群众创造增收致富的机会？司凯心怀老山精神与人间大爱，他吸纳退伍军人、伤残人士及其子女，悉心培育成制茶生力军；他在破立之间革新工艺、重塑品牌、拓宽销路，让深藏深山的老山茶实现价值跃升；他坚守公益初心，捐出收益反哺困难老兵与乡邻，以一叶茶香，托起乡村振兴的希望，温暖一方故土。

如今这片土地上，人民依旧勤劳、勇敢，老山茶生机勃勃、茶香四溢。曾经，老山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先辈们靠马蹄、脚步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踩出了一条通达的茶马古道；如今，网络、电子商务在这里打造一个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港，让老山茶走出云南。

打开人间的窗户（外二首）

吴雪梅

一股暗香袭来
我知道梅花已盛开
腊月，就这样打开了窗户
我无数次梦到
每一朵梅花上都有一首诗
每一首诗都带着香气和傲骨
却无法看到诗里写了什么
也罢，除了岁月
再没有比之更深的诗意
在虬枝繁茂间
梅，就在那里盛开
就像所有美好的事物
距离产生思念
窗内，寂静中的喧闹
窗外，喧嚣中的寂寞
就像后院那棵别角晚水梅
开得热闹，却鲜有人知

开端

新年的第一缕光
如古老的琴弦
轻触着沉睡的人间
弹响寂静的开篇
霜芽在枯黄的草尖凝敛
怀揣着未醒的梦
用纯净的眼眸
凝视渐渐苏醒的山峦
雪山静默
风，悄然启程
穿过黎明前的旷野
为新的故事铺路
天际，云翻卷
人们在风中等待阳光
此刻，春天的扉页
缓缓铺展

时光的故事

在无数个清晨醒来
在无数条路的起点徘徊
是走还是留
每一次的决定都像是命运的骰子
轻轻一掷
落下的是未知的轨迹
在人群里迷失
又在人群中寻觅
是靠近还是远离
是拥抱还是放手
每一次的抉择
都像是心灵的交响曲
在希望与迷茫中奏响
在无数个可能里
故事，已在时光里悄然开启

和光同尘

王永昌

“天光”于我，曾经是一个陌生的词。

在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工作时，我常常从摄影的朋友口中一再地听到“天光”这个名词。他们从大岩洞、鸡公山回来，黝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一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昂贵的相机，一边给我讲述“天光”的美丽景象。在他们的讲述中，那是一个七彩的、圆润的光环，圈住摄影者的人影。因为那时还没数码相机，也没有智能手机，照片无法及时分享给我。我听着他们心花怒放的讲述，心里便生出无限向往。

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我也买不起一台能捕捉光影的相机，只能凭着自己的两条腿，一双肉胎的眼，去山崖边寻找那听来的心目中的天光。我多次邀约同事，按着摄影朋友传授的机宜，选那雨霁初晴的清晨，跑到那些有名的崖顶去等待天光降临。崖顶下云涛翻滚，远处白茫茫的云海直铺到巧家县的药山，金沙江对岸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这景致的气象着实磅礴。可等待的结果总是一样：风凉凉的穿透我的衣裳，云是云，浩渺而空虚地流着，总是没等来那神秘的天光。三番五次，那天光竟像是故意与我捉迷藏，总不肯给我这个诚心的人看上一眼。只怪我的福气还不够，因为摄影朋友们认为，要有福气的人才能看到天光。

直到有一年，我因公出差到香格里拉市，公事完毕，乘坐飞机返回昆明，当飞机攀升冲破一层层云雾后，便航行到一个我很少见过的、澄澈光明的景界。下方是无边无垠的云海，坦荡如砥，洁白如新的云铺就出天空的原野，一直延伸到天际。上方的天，带着一种纯粹的、近乎青色的蓝。忽然间，我的目光被舷窗下一幅奇景攫住了。在飞机一侧的云海上，清清楚楚地映着这架飞机的影子，不大，却十分的完整。更奇异的是，一圈七彩的光环，恰恰将那影子套在中央。那光环的颜色是柔和的、交融的，像雨后的虹，却又比虹更圆融、更静谧。它跟着飞机，在云海上稳稳地滑行，仿佛一个神秘的，只为我一个人举行的仪式。

我的心先是猛地一跳，一个声音呼喊着：这便是我曾苦苦寻觅的天光。然而它并非出现在我千辛万苦攀登的山崖，却在这万米高空之上，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我邂逅了。也正是在这霎时的邂逅中，我记忆的闸门被轰然冲开，另一幅几乎要被岁月湮没的图景，也毫无征兆地浮到了眼前。

那是在二中读书时，某个星期六下午放学，我从学校回村，途经下四甲、小河埂。夏日向晚的时光，夕阳在西边的山峦上挂着，光线十分柔和，金黄金黄的，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毛边。路两边是漫漫的秧田，因东边的秧田低得多，我分明看见了自己的身影有半截在小河埂上，有半截投在了秧田翠绿的秧苗上。田里水气氤氲，被夕阳一照，竟蒸腾起一片暖融融的雾霭。而就在那雾霭里，我那身影的头部赫然套着一个彩色的光环。

我愣住了，随即是满心的惊奇与欢喜。我试着往前走两步，那影子也跟着走两步，那七彩的光环也稳稳地跟着。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一颗少年的心，被这景象填满了，内心充满着不掺杂一丝杂质的愉悦。我边走边观察，直到夕阳又沉下去一些，那光环才淡去。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光，我只当是一件有趣的怪事。直到那次从香格里拉坐飞机返昆明途中，我才恍然有悟，那就是在大山包寻找的天光。

此刻，两幕隔着漫长光阴的景致，叠印在了一起。原来，我那样苦苦追寻不得的美丽天光，早在那个懵懂的傍晚，便早已降临过我，而我竟不自知。

人生所有的初见，或许都藏着重逢。我们翻山越岭，我们上下求索，我们总以为那至善至美的景致，必在远方，必在某个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抵达的顶点。却不知，它也许就藏在我们走过的一段寻常田埂上。